

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 (1915-1949)

抗战文艺

②

湘潭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 (1915-1949)

抗战文艺

②

湘潭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五卷 第一期

自己的检讨 罗荪	二
略论口号 衣寒	三
暴露·讽刺·锄奸 野梨	三
川陕道上	四
雁门关外的雷声 姚雪垠	八
给朝鲜的少年 黄药眠	一二
文坛动态	一二
乡亲 一文	一四
奔 曾克	一六
怀念鲁迅先生 尚钺	二五
荞麦田里 莎寨	二九
编后记	三一
记鲁迅三周年忌纪念会 元甄	三二

第五卷 第二、三期合刊

保障作家与宪政运动 罗荪	三四
--------------	----

关于对外宣传	衣寒	三五
敌人在沦陷区域文化进攻的阴谋	姚蓬子	三六
江汉渔歌	田汉	三八
痛	黑丁	四五
地牛	梅林	五四
汉奸画像	周而复	六二
崇『争论』	卢鸿基	六四
『文艺新军』的补充问题	梅英	六五
牛车上的伙伴	王西彦	六七
陕西行纪		七一
一个愉快的联欢筵	白朗	七七
我们怎样提拔新作家	李葳译	七九
编后记		八〇

第五卷 第四、五期合刊

争取作家的生活保障	蓬子	八二
提高稿费运动	罗荪	八三
日	汝龙	八四
文艺阵地的一年	适夷	九五
江汉渔歌(续)	田汉	九七
跟着码头工人前进	王礼锡遗译并跋	一〇
诚实的小俘虏	草明	一一

远客	王冰洋	一五
编后记	蓬子	一七
草原上	邹荻帆	一八
青年吴子玉	臧云远	一八
文艺简报		二〇
人与禽兽	李蕤	二一
在洛阳		二二
文艺简报		二七
鸡毛信	孙滨	二七
会务报告		二八

第五卷 第六期

作家不必一定上前方去	蓬子	一三〇
文艺作品与生产建设	夏照滨	一三〇
硕鼠篇	尹雪曼	一二
编后记	蓬子	一三四
回归见亲娘	碧野	一三五
关于文艺批评落后的二三见解	杨骚	一三八
湘北之战	王亚平	一四一
文艺简报		一四一
归来	李辉英	一四四
『的卢』马	田涛	一五〇

『文明』人所走过的地方 莎寨	一五三
汉奸和红枪会代表的谈话	一五四

第六卷 第一期

读者并不短视的 蓬子	一六二
再论保障作家生活 罗荪	一六三
文艺简报	一六三
秋收 艾芜	一六四
洪照 欧阳山	一七四
文协征文『评选委员会』之产生、组织、及工作方法纲要	一八三
论民族形式 黄芝冈	一八四
在黄河上 魏伯	一八六
诗四章 蓬子	一九六
人约黄昏 施谊改编	一九七
关于《人约黄昏》 孙施谊	二〇二
专员夫人 罗烽	二〇四
婴 梅林	二〇七
过去 沙汀	二一二
中条山中	二一四
阿剌伯文学对于欧洲文学的影响 马宗融	二一八
漠罕默德礼赞歌 哥德作 梨宗岱译	二二二
国家至上 宋之的 老舍	二二四

伊朗(波斯)诗人费尔岛西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埃及)陶斐克哈肯作 张秉铎译	二四〇
会务报告	二四二
编后记	二四二

第六卷 第二期

历史的残酷 蓬子	二四五
新文学之路 以群	二四五
关于敌后文艺工作的意见	二四七
战地之春 安娥	二五五
香港分会通讯 徐迟	二七一
多多村 蒋弼	二七二
凯歌 宋之的	二八〇
江岸小辑 孙艺秋	二八八
渡漳河 以群	二八九
文艺简报	二九一
走向火线 臧克家	二九二
五月的风 方殷	二九九
再论民族形式 黄芝冈	三〇〇
编后记 蓬子	三〇一
引咎篇 吴伯箫	三〇二
山坡上的太阳旗 华山	三〇五
八仙捉妖 何容	三〇六

文艺简报	三〇八
------	-----

国家至上(续) 宋之的 老舍	三〇九
----------------	-----

文协第二年 老舍	三二四
----------	-----

记本会重庆会员大会	三二五
-----------	-----

第六卷 第三期

关于会报及其他	三二八
---------	-----

绝望 蓬子	三二九
-------	-----

剑北篇 老舍	三四一
--------	-----

文艺之简讯	三四四
-------	-----

油船『德宾特』号 (苏联)克雷莫夫著 靖华译	三四五
------------------------	-----

广场 艾青	三五〇
-------	-----

小市民 文若	三五一
--------	-----

休假十日 (法)笛阿勒作 金满成译	三六七
-------------------	-----

编后记 蓬子	三七〇
--------	-----

饿雕 蒋弼	三七一
-------	-----

关于民族形式的意见 郑伯奇	三七五
---------------	-----

监工之谜 亦五	三七七
---------	-----

孩子 孙滨	三八〇
-------	-----

沙姆涉佛的游击战 (俄)托尔斯泰作 郭沫若 高地植译	三八一
----------------------------	-----

第六卷 第四期

民元前的鲁迅先生	景宋	三九六
鲁迅先生与翻译	靖华	三九八
会务报告		四〇五
写在菜油灯下	郭沫若	四〇六
副官及其他	吴组缃	四〇七
信	景宋	四一五
鲁迅先生的爱和憎	蓬子	四一六
播种者	艾青	四一九
诗坛短讯		四一九
一个人静悄悄地	欧阳山	四二〇
关于鲁迅的《明天》	罗荪	四二二
《阿〇正传》	冶秋	四二五
记『鲁迅纪念会』和『鲁迅晚会』		四二九
文艺简讯		四三三
在其香居茶馆里	沙汀	四三四
诗论	艾青	四四〇
编后记	蓬子	四四六
多多河	魏伯	四四七
重庆颂	任钧	四五四
红球挂起的时候	陈述羲	四五五
油船『德宾特』号(续一)	(苏联)克雷莫夫作 靖华译	四五七

抗戰文藝

43

中華全國文藝界 抗敵協會會報



第五卷 第一期

論	自己的檢討	羅蘇
壇	各論口號	衣塵
	左翼·批判·健好	謝寧
川陝邊區	(軍游擊)	作家戰地訪問團
雁門關外的雷聲		姚雪垠
給朝鮮的少年(詩)		黃鏡眠
鄉親(散文)		一文
奔(小說)		曾克
懷念魯迅先生		肖鐵
喬麥田裏(小說)		沙茶
記魯迅先生三周年紀念大會(速寫)		元甄
文藝雜訊		郭者
太行山(小說)		蔡威

二七八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編輯者：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出版部
地址：重慶紅門橫街五十三號
通訊處：重慶郵政信箱第二三五號

總經售：

讀書生活出版社

重慶紅門橫街一四號
香港·桂林·成都



論壇

自己的檢討

文協的第二年度已然過去了半年，不禁要我們回顧一下，在這半年中間，我們所做過的是什麼？應該做而沒有能夠做的又是什麼？因此我想，在這里做一個自己的檢討，或者是必要的吧。不過有一點需要聲明，就是這篇短文看法以及說法，都是由筆者自己來負責的。

一提到檢討或回顧，我總不免想起了在第一屆年會上，郭沫若先生所說的話：「無論我們有怎樣充沛的精神，也還需要較好的物質條件，才能實現我們的計劃」。至少，這「貧乏的經濟條件」使文協沒有能够更好地發揮了集團的力量，沒有能够更完全的完成抗戰文藝運動的工作。這是不必諱言的事實。

在上期本刊所發表的何炳先生的文章中指出「參加文協的份子還限于狹小的『文藝家』的圈子裏，許多的青年文藝工作者們，都還沒有被吸收進去」。又說：「結果許多重要的工作，只有少數人去致力，因為『人少事多』，往往不能有大的展開」。在另一方面，即使這些青年文藝工作者，造成了「無事可做」的「剩餘狀態」。這是一個例。此外，也經常地收到前方或後方的作家們的來信，指出了文

協與作家之間的經常地聯繫工作不夠，以致於不能配合起來收到比預期更好的效果，這是一例。還有，許多愛好文藝，正在學習文藝的青年，他們鄭重的把寫好的稿件寄來了，還一定希望發表，在稿件一同，附着一封洋溢着指導的信，要求給予指導，因為他們感到缺乏學習與指導的機會。

這些實例的存在，多少是影響發揮集團力量的一個障礙。但是這並非是不能克服的，惟其必須解決一個條件，這條件就是文協在第一屆年會中所要求過的，我曾在「第二年」中寫着：「在大會上有一個普遍的要求，便是要確立抗戰文藝政策，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提案，但是它不是文協單獨的力量所能夠完成的，它需要政府的幫助，（不止是經濟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因為由於抗戰文藝政策的確立，可以擴大文藝影響的範圍，可以加強抗戰文藝運動的力量……這一個政策的實現，也正是郭部長在年會上所說的『要調整文藝機構』的問題，是『政府與文協達到更密切的合作，使中宣部，政治部，文藝協會成為三位一體的合理的機構』的實現，這正是一個實現確立抗戰文藝政策的最好的保證」。

由於這個「最好的保證」沒有實現之故，所連帶而來的影響是必然的。

于是第一，便形成了前面第一例中所指出的人少事多的現象，自然這里還有一些附帶的原故，最主要的是作家的生活保障的問題，「貧困」這個名詞幾乎是和作家結為不解緣的，為了解決最簡單的生計的原故，他們不能不成為「職業的作家」，以文章變成商品來糊口。因此他們雖然是文協的會員，但他們所能發揮的力量，便有限。儘管他們有着極好的組織力量，儘管他們有着極好的指導力量

，也僅止於某種限度而已。

第二，一面未能更多的吸收「過剩狀態」的文藝青年，一面沒有能够負起指導青年文藝學習者的任務。如「第二年」中所指出的第四點中所說的培養文藝青年，和加強文藝的教育工作的這一意義，這一點也是極其重要的，因為它關係着青年文藝新的部隊的成長，關係着擴大抗戰文藝運動的範圍與力量的一個動力。

我們在此願意舉出另外的例證來證明我們所要求的「保證」的合理，真正是實際上的便利。這例子便是「作家戰地訪問團」的組成，假如這次沒有黨政委員會的極大的幫助，這個第一屆年會中所要求的訪問團，恐怕仍然不免流產的。然而，這個關係着擴大抗戰文藝影響的訪問團順利的成立了，而且從團體寄回的報告中，使我們確信，他們藉了這個最好的機會發揮了他們應盡的力量，完成着擴大文藝影響的任務，與教育，宣傳，組織的諸種文協所付託的使命。

這例子說明了確立文藝政策的必要，說明了文藝工作的開展，有待於「合理的保證」的解決。

為了貫徹文協的工作精神，為了更盡善的完成抗戰文藝運動的擴大與深入，為了加強發揮文協集團的力量，為了建立培育文藝青年的成長；我以為下述三點是值得在今日重新提出的。

第一，就是在第一屆年會中所一再聲述過的，而現在必須努力促其實現的「合理的調整文藝機構」的問題，使政府與文協達到更密切的合作，實現並建立有機的抗戰文藝政策。這裏必須包含了保障與愛護作家的意義，必須使有才能的作家能够盡力的發揮其力量與作用，使之成為這一運動的有力的一成員。首先使之不再成為「剩餘狀態」，而

成為真正的文藝的戰鬥者。

第二、要盡量發揮集團的力量，擴大集團的影響。在這原則底下吸收青年文藝工作者，組織在各個地區的文藝工作者，如老舍先生在戰後作家戰地訪問團的致詞中便明白地說：「各戰區都有文藝同志們在軍隊或民間工作，我們應當與他取得更密切的聯絡；在沒有成立文協通訊處或分會的地方，急須馬上組織起來，使各處的抗戰文藝宣傳能有工作的中心」。這工作不但作家戰地訪問團擔任了這使命，就是參加了南北兩慰勞團的老舍先生與蓬子先生也都在他們所經過的地方，播下了這集團的影響的種子。從而完成全國的文藝運動的網。

第三、在培養和教育的這一意義上，文協是應該承受許多青年文藝學習者的要求，担負起教育的工作。在第一年的時候，文協曾經有過通俗文藝講習會，也正是在這原則底下設置的。之後，曾經準備過函授班的設置，但大半還是由於第一個原則的不能完成，而遲遲的影響了。然而這工作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這對於整個教育的關係，所完成的文藝影響的力量，也必定是巨大的。（編纂）

略論口號

近讀香港大公報副刊「文藝」，得知在香港的文藝工作者於魯迅先生逝世紀念日曾舉行座談會，該會主要討論的題目是「民族文藝的內容與形式」（註：因手頭無原文，只記大意。）而在該刊的前一天的紀念特輯中，有一篇文章就叫做「民族文藝」，而且認為魯迅先生的許多作品，就是「民族文藝」的最早的標本。座談會的主席在致詞中說明：今日提出民族文藝的原則，是和當年的狹義的民族主義的文藝是不相同的。（註：這並非原文，也

只記大意。）

雖然在那文章中和談話中都沒有表示要以「民族文藝」做為口號的意向，但是有一種傾向是值得注意的，就是他們以為目前的文藝運動，便是民族文藝運動。然而這里却含混了一種事實，就是沒有能夠確切地說明目前這一偉大運動的基本性質。

還記得在去年春天的武漢，有人提出一個口號，叫做「戰時文藝」，和前者有着同一含混現實的毛病，因為它不夠規定當道這一現實的內容之故。

關於口號，魯迅先生在「論當前文藝運動」一文中說：「提口號就是問題了。批評家們在批評上應用，在創作上實踐就是問題了。批評家們都是實工作。以過去的經驗，我對批評常流於過頭太狹窄，看法太膚淺，他們的創作也常現出近于出題自憐或虛偽的弱點。」因為是必須合乎實際的內容，與現實情勢的內含。含混和籠統，就不免流於不着實際的朦朧里面去了。比如前而所舉的「戰時文藝」這口號來看吧，它實在一點也說明不了當前中國的實際的內含是什麼？我們只要把這個名詞搬到日本，德國，乃至目前的英法就都適用。這一個沒有時間性，沒有空間性的口號，便無法做為一個時代的標誌。

當前的文藝運動的標誌，固然是強調着民族的利益，然而更主要的是要說明目前這一階段的性質，我們的戰爭的性質，乃是民族解放的革命戰爭，是要求着自由與幸福的新中國的實現，同樣是反侵略的反法西斯的戰爭。全中國的人民，正在為這一個最大的目標而鬥爭。文藝，自然沒有例外，在反映這一現實而從事於寫作。

要怎樣把如此豐富的內含用一個口號來具體地

加以說明，原是可以的，但必須要注意到實際的應用上，和影響上有着怎樣地反應。

抗戰以來，所以還沒有能用一種比抗戰文藝更廣泛的標誌作為作家間之聯系的原故，正是由於它的普遍性，它的柔軟性，適合於目前的情勢。但是它並不會做為目前文藝運動的口號，却共同的成為作家間一個在實際反應上的標誌了。（這里可以舉個例子：如有人在倡導「與抗戰無關」的文藝的時候，便遭到了這反應的打擊。）

依據諸註解來說明口號的內含，是不夠的，而目也較容易含混不清。

而目前所需要以之說明這一時代的文藝運動的，正是要能不偏執而廣泛，不含混而明確，不狹隘而普遍，不限制而包容。然而在這里却有一個原則極分明，就是排斥敵人的與漢奸。

暴露，諷刺，諷奸

在這錯綜，繁複，多樣的現實當中，有光明，也有黑暗，有美好，也有醜惡。在一個現實主義作家的筆下，「要誇張好的，使之更好！誇張壞的，或使之自覺，或使之激起不滿而予以消滅」。因之，他們常常是「要寫代表新時代的曙光的典型人物，也要寫正在那裏作最後掙扎的舊時代的渣滓」。在論爭上，還有人保留着「應不應該」暴露黑暗，描寫醜惡的問題。實則是沒有必要的，問題是在於寫作者的「態度」上，如果作者對於醜惡給以極大的憤怒與憎惡，那反應必然是積極的。促成消極的因素，還是由於作者對於現實的看法原來就消極的原故。如果舉例的話，我們可以舉出許多迂腐的講演來，因他是一個唯一宣佈失敗情緒的病弱的「作家」。我們要排除的是後者，而不是前者。

（下接第十五頁）

上道陝川

記日團問訪地軍家作

我們這團每日記的主要目的，是在把團體每日的行動簡要記下，給自己做一鏡面，藉以隨時檢討自己的工作，也想給大家看看，看我們在做些什麼，做得對不對，以求大家的指示和教益。

寫法沒有嚴格的規定，也不能有嚴格的規定，隨各人的看法，筆法，自由地寫去，只有每人輪流各寫三天，週而復始，這一點是鐵定的。

爲要使日記不太過于呆板，枯燥起見，執筆者在應把團體行動簡要記下以外，可以自由抒寫自己的觀感，描寫人物，事件及各種環境。

我們的工作是在戰地，但日記却自從重慶出發的第一天說起，因此在開頭幾天或幾十天，或許沒有什麼事好記，要顯得格外枯燥：我們希望我們的日記能每日豐富生動起來。

◆ 擊游筆 ◆

六月十八日
在抗戰快滿週年的中間，寫作家們地赴前線活動的事，雖曾有過，有幾，但多數人，有組織，有計劃，儼然像部隊，來開始「文章入伍」這一個口號的實現的，却以本團爲始。因此，當我們決定了出發的日期，我們非常興奮，同時非常擔心。興奮的是我們踏著「文章入伍」的第一步，擔心的是這第一步我們會踏得不好。當然，我們希望踏得好，要努力踏得好，可是我們總覺得自己的能力太渺小（區區十個團員），訪問區域太廣大，（晉、冀、豫、察、綏、陝）時間太短促，（預定六個月）不能夠完成我們的任務。說到我們的任務概括起來是：（一）採訪搜集敵情及全國文藝工作者的寫作資料。（二）藉形象的描畫，一方面把前方英勇抗戰事實報告給後方，將後方堅決擁護抗戰的各種表現報告給前方，以溝通前後方的消息，

使能更加密切聯繫起來，加強我們整個的抗戰力量。另一方面，把我們一些最典型的抗戰事件及敵人許多殘暴的獸行向國際宣傳，使國際對我們的抗戰有更深的認識，因而加強我們的同情和援助。（三）努力促進敵區及敵後抗戰文藝活動的展開，加緊前後方文藝工作者的聯繫。爲執行這些任務，我們雖有採訪、宣傳、組織、編輯及總務各組之設，各組也有詳細工作的計劃，說來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但要飛躍都難，但畢竟是小麻雀，在這三項任務之前，總覺得沒有什麼把握。然而反想一下，如果萬事要等到絕對有把握，就什麼事也不能做，因此我們只好在「慎始」的態度下，大膽地把自己應踏的「文章入伍」的第一步踏出了；失敗成功我們都不管，我們只管自己的工作努力不努力。

這樣的心境，感慨無限地走向車站去。到車站的時候，老舍、王平陵、陸蠡清、沙雁等早在那兒等着我們了。我們把宣傳品與簡單的行李安放妥貼，車子開出時正是七點鐘。一向過慣着自由生活的文人，從今天開始嘗試嚴肅而有紀律的軍事生活。

四川的鄉村真富麗，從汽車的窗口裏遙望，真像一幅幻燈的五彩風景片，一層層深綠的田畝，告訴我們農產的富饒。車子由曲折的山路上滑過，偶然有幾陣斜風細雨從後面打來，使我們每個人輕聲愉快而活潑。

公路的建設，可說是相當的完美，山路雖多崎嶇曲折，但寬闊而平正，到內江走了二百多公里，大家還始終是興奮着。

在一幢灰暗而狹小的賓館裏住下，吃過了晚飯，十四個人圍圍地坐在一起，用簡單而鄭重的方式，紀念我們的高爾基先生，團長王禮錫報告一些高氏的事蹟，接着是方殷唱悼念的哀歌。最後晚會開始，討論了許多團務問題，爲使我們這個團體堅強，決定每晚舉行晚會一次。檢討團員生活，策劃工作的發展。

六月十九日
清早，大霧籠罩着內江，車子從濃霧的灰塵裏衝出了重圍，象徵我們這一羣走向光明的前程。此後山路更多曲折，顛簸得更利害。過了一晝是黃色的泥土，顯然是沒有昨天所經過的地帶富饒。

成都的城郊很像江南的水鄉，秀麗而樸實，城市却像古老的北平，當我們到達的時候，一輪紅日斜掛在銅色殘雲的右角，紫灰的遠山下面靜靜地矗立的柳林，悲壯的號角夾着孩子的啼聲，這富有詩意的景象，真使人感動！

成都文藝界的朋友們很熱情，知道我們到了都來拜訪，文協分會和市政府定明天要與我們舉行盛大的聯歡會。

六月二十日

時間不容許我們作片刻的停留。清早八點鐘，方駿、錢新甫和我去接洽軍餉，九時視察災區，饒毅的商榷極大，拿「盧舍為墟」四個字來形容其慘痛，實在還不夠。敵人這般殘忍的手段，正是加緊我們團結的好機會。

杜甫是一代的詩聖，是反戰的作家，要是生於當世，一定是最激烈的反侵略的詩人，我們去進講這個紀念詞——杜甫草堂——使得我們這羣青年的熱烈的，激起無限的崇拜與景慕之情。

聯歡會是在望江樓舉行的，四十幾個熱情的朋友彼此很真摯地談笑着。楊市長以主人的資格首先發言，從文藝對於抗戰的影響一直說到敵人的政治陰謀必須文藝家加緊努力去擊破。客人的答詞，我們推王禮錫代表，說明我們此行的任務，和議會的近況。此外周文也說了很多的話，在賓主興味很濃的時光，大家在一張簽名的紙上，題署了很多詩文和圖畫。

六月廿一日

匆匆地離開了成都，大家都似乎有什麼遺憾似的。

雖然，成都還是有着它許多使人留戀的地方：它之處境與北平相類似的莊嚴的模樣，使我們不能不憶起那淪亡了將近兩年的故都啊！

晨，車子未開前，鄧錫侯將軍派代表來了，說是要約請我們吃飯。可是，我們的行期已定在今早，事實上不可能了，於是就由體錫代表本團去表示感謝的意思。

九時左右，車子開動了。它像是一個瘋狂野獸，在這一段比較平坦的路上咆哮着，我們這一羣，被它粗暴地搖撼着，有時感到疲倦，車外的風，吹不去籠罩我們臉上的那個洋洋的氣息。而有時也非常興奮，我們便唱起各種各樣的歌，「三河縣」的歌聲，也以一種特殊的格調響起了——那是鍾英啊，着大嘴在唱。

因為車子的急劇跳動，使我們不能利用這坐車的時間，看書或是討論問題；於是那搖盪着每個人在車中的衣態與動作，在這時便大量產生出來；它們於歡談與動作給我們不少的笑料，一路上減輕了那壓在我們心上的沉重的負擔——寂寞。到綿陽，正是太陽的光熱放射得最烈的時候，大家下了車，把行李安放在川北旅社，還沒有來得及喘一口氣，便換着一身臭汗跑到河邊去洗澡了。這可「悲哀」了兩位女同志，因為怕鄉下人「看不慣」，她們只有關在小屋裏隨便洗洗。

我們在那裏的大街上走着的時候，看到各家門前，都懸掛着咬呀什麼的，我們這一羣一向不記得舊曆的日子的人，才忽然記起今天是端午節。這，又勾起了我們無限的思鄉之情。

晚會時，我們也舉行了一個小小的紀念，紀念這位偉大的詩人——屈原投江汨羅的日子。禮錫詳細地分析了屈原以及他的偉大的「離騷」之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與價值，並詳確地說明了舉一個詩人的忌日作為一個國家的盛節的這種全世界不曾有過的事實。的確地，一個死了二千四百多年的人，到現在還使人念念不忘，且在同一個日子裏，每年地紀念他，這實在是世界各國所稀有的事。晚會里大家對於屈原的研究的熱情，似乎是不能遏止的。但是，一些國內的緊要事情，又不能不

趁這個時候討論。於是大家暫時停止了「研究」，熱心地去討論關於國內自我教育的諸種問題了。結果，大家都認為加強自我的教育，使自己不陷於事務主義的泥沼里是十二分必要的。並且決定，各部應即作出各自的詳密計劃，於最近期間討論後實行之，大家在今天對於各種研究與討論，似乎也太認真了。雖然在會後，禮錫，以草草了了幾首打油詩，也並沒有打鐵還鋼，一貫保持下來的嚴肅的空氣。

六月二十二日

昨晚好大一陣暴風，使得我們好幾位同志遭了「洪水」的沖擊：原來旅館的外牆很壯麗，但房子是漏水的。

我們一直擔心着：車子因為路途的泥濘，在今天不能開出。可是在晨九時左右，它却來接我們了。

綿陽以北的公路，都是盤着山修築的，走起來非常艱險，而且有些地方的地基，簡直狹得不像公路所應有的那樣寬度，有時一輛車子停止，會使後來的以及對面來的車子都通不過去。這在戰時的目前，是應馬上求其改善的！

我們的車子，走在這道路上，幾乎是一步一「拋錨」，十步一「洩氣」的。「少壯長」的司機，那得意洋洋的神氣也不再現了。車子本來是應該停在廣元過夜的，而因為出了這樣多毛病，也不能不停在中途的劍閣。

於是我們計畫到廣元時要做的一切事情，全被打破了，預定在今天的晚會上所應討論的問題，也不能不臨時改換題目。

在一家近以「第七店」的旅社里，我們大家聚

集在一起，彼此傾談着個人的經歷。宋之的報告他起始愛好文藝時「換板子」的故事，話雖簡單，却頗有趣味。之後，他及禮錫又「聊」到中國的某些「師父」「神仙」底離奇古怪的故事，說得大家半信半疑，毛髮悚然！要不是「疲倦」催促着大家及早睡去，這個「天」，還不知要「聊」到什麼時候呢！

六月廿三日

車從劍閣開出，沒有走多遠，就在劍門閣停下來了。這就是因為前面的橋板被大雨沖毀了。這又不知要耽誤多麼久呢。

我們總是閒不住的；既然車子一時開動不了，那末就隨遇而安地呆下來吧。於是在解決了住的問題之後，許多人就瞻仰那有名的古戰場的劍門關了。

姜平襄公祠及他的屯兵處的碑記以及李太白的「蜀道難」的碑記，在這里都可看到。大家站在那如夾道似的山谷間，不禁生出了今昔之感！想像那當年三國時，「一夫當關」的情境，該是如何的壯烈呵！

下午，大雨，人被囚在靠近馬棚豬圈的過堂屋裏，悶悶地。

晚間，開會時又進行了兩個人的「自我介紹」。因為大家認為昨天的報告太簡單了，所以在今晚他不得不加以補充。於是他就很客氣地說明——對於自己的劇本創作的不滿意，並告訴大家，他第一項的作品發表時的心情是怎樣興奮。萬一虹說原是學化學的，因為一向對於戲劇頗有興趣，才幹了現在的這一行。……

六月廿四日

——方殷

歷史是一面明顯的鏡子。不但可以反映人類社會變遷的過程，更可以指示人類將來應走的道路。一路上，從成都起，我們憑吊了許多蜀漢的遺跡；而劍門關，這雄偉的古要塞，更大量地埋葬着可歌的史實。這兒是古戰場；蜀漢姜維的武功依舊生動地流傳在當地鄉民的口裏；也是今戰場：國內戰爭時，徐向前曾在關口對二十八軍的一團人施行了一次可怕的殲滅戰——那次，死的人是這樣多，現在談起來，還使一般鄉民搖搖頭，露出驚心動魄的樣子。這一切，喚起我們的當然不是對於史蹟的單純的懷思。今天，中國歷史是走上革命的大路了，每個過路人都該從這些史蹟得到怎樣的啓發，觸悟到怎樣可貴的教訓……

當汽車迎着風，快速度地穿過峭壁對立的關隘，這些思想並不十分系統地掠過我的腦際。眼時被當前奇景所迷亂，偷快主宰着整個的情緒，使人如何能有更深的思考？早晨，大家還無聊地坐在市鎮的一家小茶館裏，喝着開茶，開了一次團會，討論將來到達戰地時的工作計劃。一個不好的消息却使大家非常煩悶：昨天的一陣暴雨把將要修好的橋梁又沖毀了，誰知道我們需要在這個小小的市鎮停滯多久呢？然而事情總是意料不到的。午飯後，許多人在睡醒覺，開車的消息突然傳來。一刻鐘後，我們這一羣便密密地擠進車廂，汽車的機輪發出宏大的笑聲，歡快地開出劍門關了。

山風吹去停留在一些人眼皮上的睡意，代替的是因着奇麗的景色所生的驚詫的表情。這一段路程是太險了，在叢生着蒼翠的雜木的西山之間，在一條湍急的石溪的並行線上，公路像是一根細絲，盤繞着山，盤繞着水，彎彎曲曲地伸展開去。但是比起舊時的古道，這要算平坦多了。舊時，公路修築

之前，這一帶全是架木懸空架成的小路，一面傍着高山，一面臨着急淵；閉上眼，憑藉着李太白的「蜀道難」，人會想到那是如何險惡的奇景；原來我們開始走上了今古著名的蜀棧呢。

劍門離廣元——我們第一段旅途的終點——只有一很短的路程，計算時間，今晚無論如何可以留在後一個地方了。因此，每到一站，我們隨時都希望在車站門旁懸掛的白木牌上發見那兩個久期望着的字樣——廣元。

車子來到郭家溪，嘉陵江的一個渡口。江面雖然只有五六丈寬，可是沒有橋樑，用笨拙的木料渡送汽車，一小時內，來往最多僅能過十二輛。太陽斜西了，停在我們車前的還有十六部。於是大家便生出一個疑問：今晚能不能渡到對岸呢？

司機，一個面帶兇惡的胃夫漢子，愛喝酒，尤其喜歡賭錢。過昭代時，站員曾經留他打牌。這時生了不很正常的動機，他主張把車子開回昭代。這個人張並不被人接受。依照時間算起來，最晚七點鐘便可以過江，那時才是黃昏，黑夜以前，準能到達廣元。成都到廣元，本來是兩天的路程，於今却走了四天，誰不焦急早一點結束這段旅途？

「汽車沒有油，不能走夜路呀！」這是司機堅持他的主張的理由。

笑話，車子怎麼可以缺少這種必要的設備。事實的確是這樣！但這困難是容易克服的。我們有五六支手電筒，可以照路；而且，今夜還會有清明的月色。

我們的估計並不錯誤。當薄暮轉入初夜的邊沿，山頭的弦月散射出蒼白的光輝，車子已經行駛在對江的公路上，平穩地，疾快地，彷彿是在雪地上滑行。

到了！——眼睛望着電筒照射着的前路，幾乎每個人都洋溢着這種輕快的心情。

轟然地，就在這種輕快中的一霎間，汽車狂暴地跳了跳，許多人不覺失聲地叫起來；而同時，膠輪摩擦着泥路，如同一個可憐的女子被人殘酷地拖着，曳着髮絲，吐出發聲窒悶而苦澀的嘶叫。在窄的公路上，靠左，暴雨塌陷了一個三丈寬，深五六尺的泥坑，坑底流着泉水。膠輪陷進洞去，因為速度高，才又跳出來，更因為停得快，才斜側在路邊不會滾到路旁的深溝裏。不過前輪的大軸已經厲害地損壞，不再能開動了，大家察視了一番出險的狀態，經過短時間的商談，決定先派兩個人步行到廣元，喊公路局立刻派車來接我們；負起這個使命，陳曉南和錢新哲走了以後，其餘的人散坐在露濕的泥路上，不安定期期待着，一邊埋怨着公路管理的疏忽。激動的情緒開始低減，許多叢雜的疑問便生疊起來。

「車子今天晚間能開來麼？」
「我們是不是要露宿？」
「這兒有沒有強盜？」
這些疑問纏繞起來，使我們不能再像呆鳥似的等待着不可知的未來。我們就要採取更積極的行動——走，一齊走到廣元，那不過才有二十多公里。行李怎麼辦呢？以羣，羅烽和方嚴立時到附近尋找挑夫去了。他們不但尋挑夫，更尋到一家農民，給我們煮了一鍋濃的湯麵，雖然淡而無味，却感到異常的香甜。飯後，轉回出險的地點，挑夫，其實就是農夫，也集攏來了，一共十一個人，總代價是九元。最先，他們恐怕城裏拉夫，還有點遲疑，直待得到我們的担保，方才放心地網縛着行李。一陣騾亂，行李上了騾，一個穿長衫的漢子走出場，高聲

說：

「給錢，先給錢！」

挑夫大半是他拉來的，但我們不十分清楚他是什麼人，疑心其間會發生剝削的弊病。論理變成爭吵，漢子氣虎虎的走開，揮着手說：

「你們承認把錢生交給恆慶？」我們不願把事態鬧大，詢問那些農夫說。

「給他，給他，他怕不許多人同時客。原來他們看見我們穿著軍服，恐怕不付錢，或者少付。錢交到那個穿長衫的漢子手裏，吵鬧又在挑夫的內部發生了。他們圍住那個漢子，展開掌心，每人都要拿到他們應得的一份工資。漢子粗暴地喝叫：

半夜了，月亮落到山頭。一些同志忍耐不住，急燥地催促趕路。不知漢子怎樣說服了，也許是欺騙了那些農民，他們終於挑起行囊，雜踏地走上夜路。沉寂流佈在月色蒼茫的山野裏，除開水田裏的蛙叫，我們聽不到別處有甚麼是舌的。

把牠的脊背壓得更響，咻咻地喘着粗氣。我聽見一位同志問他：

「拿錢的那人是保甲長吧？」
「是……」老人答。

「他是不是想扣你們的錢？」
「我是他的老子呀！」老人用

答非所問地訴說。他的勞力是被他的兒子無理地奴役了。月亮沉到山後，夜空中起薄雲，四野變得昏暗。

黑而深沉，只有一顆從雲縫裏露出的大星，懸掛在

東北角上，閃閃地照耀着我們的前路。挑夫時而停歇，其間還在一家荒野的小鴉片館抽過一次烟，等

到我們瞠目的眼睛看見了嘉陵的波瀾，耳邊流響着

念爾仙山清聖，聖哲，疏方城垣已無以爲審明，故號

六月廿五日
廣元是個古舊的小城，街道很狹窄，市面也很

層冷落，它的重要性是存在四川和陝西兩條公路的交接點上。因為地方不大，我們很容易地便正市街尋到錢新哲和陳曉南。昨夜一點鐘，他們來到縣城，而且和站長交涉過，可是站長誰說沒有汽船，不肯派車去接我們這裏像擺在淺灘上的小魚似的旅客！如果不走，我們的期待將是無盡的。

午前睡覺，下午到嘉陵江洗浴，一夜的疲勞伴隨着渾身的塵垢頓時消失了。

絕早的清晨，我們便跳上直開寶雞的卡車。這一路，車子完全行走在彎曲的古棧改修的公路上。

高山夾着深淵，
像兇惡的夢一樣抱
着可怕的山口，
景色是這樣奇特，
駛進這西邊境，

北市，
方街第
的、一
色以偶
影及縣
，人城
飯民是
後的常
，風羌
遠習。
處和還
傳語免
來言，
的，無
羅都論
鼓來好
聲上城
把非登
我常。
們鮮房
引明的
到的

一片廣場上。那邊，在木柱和單藤搭蓋成的簡陋的戲台上，唱著涼的，那些生疏的音樂，

的而老永
頭遠是佐
兒，和我的
他的迷的
的相信理
腦互解
後相，
還謂地
著聯下
一。戲
條。於
尾。是
已。我
的。不
一。單
個的
實事
。鍋
貼。

「爲什麼唱戲呀，老鄉？」

「天旱……許的愿……現在下雨啦。」老

果然，上路後，我發見許多水田的稻秧都憔悴了，變成枯槁的咖啡色，於今雖然受着飽滿的兩

水，收成恐怕也是絕望的。傍晚，車子開進漢中的縣城。這個古代的名鄢

竟是想不到的荒涼，一切都保存着古舊的風情。彷彿同現代的文明根本隔絕了，戰爭却使它恢復了。

遺失多年的重要證物。在黃河的東岸，隱隱漢中大約五公里，一個嶄新的牌樓豎立起來，橫寫着這樣

「這乃抗日英雄前進的大道。我們這一羣人不是英雄，却堅定地站在抗日戰

線上。昨天，我們就要通過這座牌樓，走上風雨漢的前線。這是條勝利的大道，正義的大道，更是爭

以改建成鎮鎮千古的「得勝門」，或者「和平門」。

一、二、三

雁門關外的雷聲

姚雪垠

當這暴風雨時代里，我往往禁不住爲自己悲觀了：第一是身體太壞，第二是感情過重。身體壞使我少做許多事，感情的過重使我容易傷心。感情重使我容易興奮，容易生氣，也容易傷心。在不興奮，不傷心，心平氣和的時候，我往往幻想着自己將要參加一種生活，是多麼的美麗，多麼的英雄，多麼的偉大！比如我時常幻想我有着健康的身體，提着槍，穿着軍服，參加了游擊隊……當時，我的眼前就忽然明瞭起來，我畫了一幅圖：荒山，古道，一行入馬，一片夕陽；同時我聽到我聽到了槍聲，泉聲，隱約的槍聲。我笑着，是我聽到了槍聲並不立刻就準備開槍，却是很安靜的，悠閑的，吟哦着未完的詩句。這些幻想正表現了從知識份子，尤有曾受過舊文藝相當陶冶的知識份子出身的戰士的弱點。

實際說來，在我這忙於和平的編輯生活中，與當時，生氣呀，傷心呀的事倒非常的少，日子像沒有風波的江水，平靜的向前流着。一旦腦子清醒起來，我不是幻想着如前邊所寫的英雄生活，便是溫習着許多面孔，想念着許多人物。在我所時常想念着的人物中，有幾個爲信仰殉難的同志，有一羣音信渺茫的朋友，有會唱「抱着小拳頭，打倒小日本」的我的女孩子，還有那位三年來如一日的圍繞在心頭的人兒，她既不是我的愛人，也不是我的朋友，而是那麼一位只有我自己知道的影子。朋友里我最想念的是雁門關外的阿雷，他是我的同鄉，又是我的好友，而現在他止在荒山中過着英雄生活。

我同雷的認識是在八九年。那時雷在開師附小讀書，我後來開到政學，因爲同鄉關係我們碰過幾次面，却不曾談過話。從同鄉們的談話中我知道雷是一個功課很好，而且相當聰明的小學生。不過那時我非做做氣，我想，「嗨，他不過是一個小學生，有什麼了不起呀！」因此，雷就不曾放在我的心上，慢慢的被我忘却了。

日子飛快的滑過四五年頭，又到了炎夏時候。在這四年中人事的變化真是不小：我上了二年學，被抽過，逃亡過，又教了一年學，結過婚，得了孩子，一天下午，忽然有一位落魄的青年朋友找我，見了面却一言不發，直等到客人自己道出姓名之後，我才知道這位姓許的，花白頭髮的，衣服襤褸的青年就是我的同鄉阿雷。阿雷告訴我他是被目爲左傾份子脫離了學校，過着亡命的生活。並且說同我的一位好朋友彭君也是好友。這時我雖是依然好做氣，却不由的對雷滿懷敬意，並發生了溫暖的友情。也許就在我們談話的第二天，阿雷又不聲不響的逃出了開封，重踏上他的流浪路程了。以後我們有時通一封信，有時阿雷回到開封，我們能够短期的聚談，有時又幾個月斷絕了音信，但我們却始終是互相瞭解，互相念誦，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一九三三年雷同伊坪在杞縣大同小學教學。大同小學是以前河南大學教授王毅新先生所辦。寒假的時候王先生約我們兩個朋友去和縣裏親戚的小學校，我第一次有機會同阿雷在一塊兒快活的相處在三天以上。這時候雷給我的印象是刻苦，負責，對於教育的理論和方法很多獨創的見解。整天，除

掉上課的時間之外，雷的屋裏總是滿滿的擠着孩子們，甚至有的坐在他的桌子上打瞌睡，無拘無束的開玩笑。因爲白天沒有閒的時候，一切學生們的作文呀，日記呀，算術呀草呀他都在夜裏去改，每夜只能睡四五個鐘頭，熬過夜的事情也是常有的。我和同去參觀的朋友康君都談過這事，對於孩子們的吵鬧和放肆很看不慣，往往我們換着光下巴，自嘲似的笑着說：

「唉，阿雷還像同孩子打成一片，我們老了！」

我們到杞縣的第二天，大同小學全體師生爲我們開了個歡迎會。在歡迎會上我認識了阿雷的另一面，他是一個個強健而有能力的運動家，一個嚴肅而熱情的傢伙。他用非常洪亮而有頓挫的，有力量的聲調，配着過于帶勁的面孔（因爲面孔過於帶勁，連聲調也扭扭了），緊握的拳頭，發着非常強勁的演詞。我記得他一開始是這樣的說道：

「各位同學，在如今，遍地都是狼狗，都是流氓的瘋狂，我們大同小學是一片難得的乾淨土地，我們的學校就是河南國，每一個同學都是好的戰士。我們要從我們的周圍打擊，把全河南，全中國，所有的瘋狗打盡，爲着真理也爲着光明！」

「今天，」雷接着說，「我們開會歡迎從開封來的這三位先生，不是因爲他們是了不起的名人，而是因爲他們確切是我們的同志。我們知道他們不是狗，而是三個真正的人！」

全場里並沒有爲這話發出笑聲，掌聲又重新的興奮中響了起來。

「這樣伙，希特勒！」我悄聲的對康君笑着說